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裘𫋆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李師弼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二

雍正七年六月

上諭三十六道

初二日奉

上諭據楊鯤奏請將四黨口稽查私販之守備撤回本營其員缺揀選試用之藍翎侍衛前往等語夫藍翎侍衛果可差委巡查私販即可辦理營伍事務何必調換

多此紛更況藍翎侍衛命往試用亦非常行之例楊緄

此奏甚屬率意不合著將本發還

初三日科道巴德保等遵

旨覆奏科道輪班條陳不必舉行如有不便露章者仍行

密奏奉

上諭科道等所奏朕已深悉其不肯輪班密奏者必出於

滿洲科道之意從前朕令三品以上大臣輪班密奏而

旗下武職大臣以無可條奏為大苦大難之事其中竟

有各處訪求下及於所屬微賤之人冀得一言一事以塞輪班之責者聞者皆為嗤笑令朕之所以將密奏詢問科道者並非因國家政事有不便見於露章之處也葢曲體伊等之情或有所瞻顧而不敢明言或有所牽制而不能直達故特令密奏俾伊等得以將其忱悃耳今科道不欲輪班密奏而云倘有不便露章者則用密摺此介在兩可之詞苟且自便之術也況平日既不輪班逾時而忽密奏倘所奏之事見諸施行則皆可揣度

以為其人之陳奏與露章無異謹恪者仍生畏懼之心而不肖者更得藉以為作威作福之計矣科道等又稱
皇上至聖至明於天下大小事理無不周知洞悉斟酌咸宜等語夫天下之大兆民之多百官之衆庶務之繁豈能經畫周詳敷施悉當而科道陳奏云云伊等能保
天下之政治官方一無闕失乎倘伊等以為可保則將來凡有乖舛失宜之處當於伊等是問也朕以伊等或願密奏或但用露章降旨詢問而伊等含糊具奏不合

著公同另行覆奏

又刑部議奏私鑄之劉四海等擬斬立決奉

上諭劉四海以鑄鏡為業因貧窮謀食起意鑄錢同夥不過二三人所鑄之錢亦止九千二百文與大夥公同私鑄者有間劉四海王四海郭二著改為應斬李文榮著改為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決

初四日奉

上諭前歲據齊蘇勒奏稱朱家口等處自漫口堵塞之後

淤出沃壤甚多隨經丈出泗州虹縣等五州縣地共計二萬二千餘頃已按則陞科民情踴躍令據尹繼善密奏言前年勘丈新淤之地因泒委之員辦理草率所報之數未盡確實有新墾之田不敷報勘之數而以新糧攤於舊地者夫清丈地畆原為便民息訟之計若勘報不實或致賦浮於田則小民難於輸將非朕恵愛之本意著尹繼善會同范時繹遴委賢員再加確勘據實陳

奏

初六日奉

上諭上司之於屬員遇貪贓枉法蠹國虐民等事自應即行条劾不容遲緩若舉動粗疎禮儀錯誤此等無心之過則當申飭教導令其悛改或於朕前摺奏待朕降旨訓誨之此乃為國家愛惜人才以情理課吏之道也憲德以知府王溶於考驗武弁齊集之日在座酣睡肆然無禮特疏糾条此舉過於苛刻從前趙申喬於

聖祖仁皇帝親試武進士騎射之時與諸臣坐班公然睡去

聖祖仁皇帝尚矜其年老止加以訓誨未曾交部議處今王
澔賦性粗率又因望七之人精神不足以致失禮於上
官之前只應面加訓飭使之省改不應以此小節急切
見之於彈章也至於王澔向憲德稟稱高維新之語憲
德體察所稟是虛此一節事或係王澔誤聽人言或高
維新本有此意而不露圭角於憲德均未可定若因王
澔誤稟即重加譴責則屬員有所見聞皆不敢直達是
自蔽其耳目矣為督撫者不拒絕屬員之言而又胸有

定見不為所惑方可以收羣策之益但憲德因怒王游失禮即據實叅奏尚是憲德直爽之處若含怒於心目前隱而不發將來苛求他事以嚴劾之則險薄甚矣督撫等倘有如此居心者即暫時朦混究難逃朕之洞察必獲重譴也王游不便仍留川省着來京以京官補用成都府知府員缺即著憲德於通省人員内揀選題補

又奉

上諭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之所深惡若好為賭博之人又不止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蕩費家貲品行日即於卑汚心術日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奴鬬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為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也大凡為不善之事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微利於一時而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得明日即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於盡此天

下之人所共知者而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即迷而不悟且甘為下賤而不辭亦大可悲矣數年以來屢次降旨嚴禁而此風尚未止息者則以尚有製造賭具之人而有司之禁約未曾盡力也百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為而乃違禁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罪尚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兄為之子弟在旁見而傚之家主為之奴僕在旁見而傚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而不以為怪總因

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則日積月累後生子弟無從而見即無從而學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也凡地方大吏有司均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視為泛常安辭溺職之咎令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後拏獲賭博之人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具之家果審明確有證據出於某縣將該縣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級留任如

本地有私造賭具之家而該縣能緝拏懲治者知縣著加二級知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著紀録二次將此勸懲之法永著為例於雍正庚戌年為始著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村及遠陬僻壤咸各聞知

初八日奉

上諭吳璁芳圖姦子婦胡氏以致胡氏羞忿刎頸不死復行自縊又毆打婢女夏妹斃命巡撫魏廷珍將吳璁芳照親屬強姦未成律擬發邊衛充軍刑部改照因姦威

逼致死律擬斬兩擬輕重不倫魏廷珍見部中所改將以為殘忍乎或以為苛刻乎據魏廷珍所引之律乃強姦未成之條而置人命於不問且吳璁芳名列膠庠事關倫紀若照魏廷珍所議歸結果足以服人心而彰風化乎在魏廷珍如此具奏必有意見或係按察使劉枏定擬轉詳或係魏廷珍曾經授意著魏廷珍劉枏各行明白回奏

又江蘇巡撫尹繼善參奏桃源同知張充國賄囑查

看河工侍讀學士西柱經西柱咨明應將張充國草職究問奏

上諭此所參張充國著革職其侵帑行賄等情及本內有名人犯該督一併嚴審追擬具奏營求賄賂之風實吏治官方之大患屢經降旨嚴禁而此弊尚未改除者所謂下愚不移也若非公直之人據實舉發不為徇隱難以懲邪僻而儆將來年來惟鄂爾泰曾參屬員請託之事今西柱將張充國行賄之處據實咨明甚屬可嘉著

交部議敘具奏

初九日廣東總督孔毓珣參奏副將湯寬婪賄各欵

奉

上諭湯寬已陞授金門鎮總兵官朕覽孔毓珣參奏湯寬疏内稱把總陳禄帶賊陳意欽做線陳意欽脫逃湯寬聲言揭參陳禄陳禄送銀五十兩得免陳意欽亦經獲回等語陳意欽既經緝獲則陳禄無罪湯寬之不行揭參未必由於受賄也疏内又稱湯寬得受李文先銀八

十兩隨將伊補馬戰兵又拔外委把總等語夫招募兵丁拔補千把若果湯寬營私納賄則所屬之中豈止李文先一人何以此外無可叅劾此欵亦涉疑似至於出門赴省收受屬員路費乃武職陋規非枉法婪贓可比甞見水師武職不能固守清操者頗多想湯寬尚未滌除此習也孔毓珣因向日曾經保送令不敢以其過小而為容隱朕念湯寬人材壯健且熟習水師才具甚屬可用著將孔毓珣所叅之處免其究問倘湯寬日後居

官再以操守不固被人糾參或經朕訪聞定行嚴加治罪

又甘肅巡撫許容奏署禮縣知縣董興國揭告署鞏昌府知府徐洹瀛請令質審奉

上諭董興國以微末之員於署府徐洹瀛揭伊劣蹟之後揑揭徐洹瀛曾經索借銀兩以為反噬之計似此則以後上司不敢揭報屬員矣此風斷不可長況董興國所犯罪款已經一一審實有應得之罪若再將此案究出

誣揑情由則其罪更重且以微員訐告上官而即令稽留對質亦屬非體著將董興國揑揭之處不必究問令徐洹瀛即赴延安新任

初十日奉

上諭準噶爾世濟兇頑心懐叵測將來必為蒙古之巨患貽國家之隱憂是用發兵聲罪致討上承

先志下靖邊陲師出有名事非得已兩路軍機朕籌算者久矣其軍需一應事宜交與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蔣廷

錫密為辦理其西路辦理事宜則專於總督岳鍾琪是
任王大臣等小心慎密是以經理二年有餘而各省不
知有出師運餉之事今覽岳鍾琪所奏備陳十勝之情
形非忠誠為國費數年苦心深謀熟思者不能及此然
軍務所關重大朕不敢預言其必然惟有加倍敬謹仰
懇
上天
皇考鑒照不得已之情垂慈默佑早奏膚功而已

又奉

上諭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聞山東車騎營兵李中倫拾金不昧一事甚屬可嘉講讓與廉最為美俗而師旅出征尤以人和為貴今李中倫拾取遺金知為恩賞軍士之物即時禀知該管將弁情願給還本人似此見利思義同心同力之忱悃自能感格

上天俯垂默佑朕聞之深為喜慰慶幸著賞銀六十兩以示嘉獎並傳諭内外直省兵丁等果能聞風慕義共登善

行必仰蒙

上天之賜同受國家之恩勉之勉之

又奉

上諭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西民情大抵嗜利而無

恥尋仇而輕生健訟而喜妄作一切姦淫偷盜忿爭刦

殺干名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顧而倡之者實自

強横之紳士始粵處邊陲民愚而陋井蛙夏虫識見不

廣畏鄉紳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舉人閣老秀才尚

書之語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
紳衿石頭在之語彼見奸淫偷盜忿爭刦殺干名犯分
之事紳士一一為之無怪其漸染成風寖以惡薄也且
愚民無事之日畏強橫之勢力甘聽指揮奸民有事之
時仗紳士之神通曲加黨庇其積害不可勝言臣竊願
欽命觀風整俗使一員以整齊而約束之祗恐小臣識
淺未敢瀆陳近見閩省業蒙俞旨伏思天下一家萬物
一體瘴江烟島悉土悉臣誠得被蒙聖恩一例添設俾

之勤宣德教力返淳風於地方宜有裨益等語朕思謹厚為風俗之本紳士乃庶民之倡故欲化民成俗使閭閻共敦仁讓之風必賴本鄉之紳衿領袖身體力行為庶民坊表則觀感興起朝夕漸摩風俗可歸於淳厚若紳士肆行不法作奸犯科是以不善倡率鄉里也彼為民者見紳士之身通仕籍名列膠庠而所行尚然如此則相率效尤愈趨愈下無所底止在紳士貪一時之勢利而不知風俗日至於澆漓今見此本不識伊等亦自

覺赧顔否著將廣西在京官員及進士舉貢等之候選候補者通行傳集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又刑部奏毆死胞兄趙希一之趙希二照律斬決奉

上諭據稱趙希二與胞兄趙希一久已分居緣趙希二胞弟趙希四病故遺妻范氏貧難孀守欲圖再醮因有人議親趙希二邀兄趙希一來家押字希一欲索押字銀三兩趙希二諫阻以致角口互毆將伊兄打傷殞命等語弟毆兄死乃倫常之變法無可貸但此案情節尚有

應行詳察之處若趙希二將弟婦留養在家本欲改嫁以圖獲利而又不分給希一押字銀兩則情甚可惡倘平時希一不能照管希四夫婦而倚食於希二及至范氏改嫁之時又欲強分財禮以至希二不服則希二情尚可原著該撫將其中情節再行確訊詳查秉公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據順承郡王錫保以在軍前効力之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參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註之書意不止

於毁謗程朱乃用大學内有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餙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朕即位以來於用人之際至公無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鏡謝濟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鏡在

聖祖仁皇帝時為内閣侍讀學士朕從未識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華山回京陛見將山

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陳奏備極周詳朕以山西被災其時之巡撫德音身在地方匿不奏聞而田文鏡以奉差經過之員念切民瘼直言無隱其忠君愛國之忱悃深屬可嘉遂令田文鏡前往山西撫綏賑濟伊到彼果能盡心辦理是全活山西數萬生靈之命者田文鏡之力也於是將伊授為山西布政使令與諾岷協衷共濟而山西吏治整頓一新嗣因河南諸事廢弛調任河南布政使未幾擢為河南巡撫現今授以河東總督之任

數年來實心任事正已率屬洵為公忠體國之大臣夫以素不識面之人見其陳言數政有益於吏治民生遂於一二年間擢為廵撫深加信任尚可謂之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乎又如李紱蔡珽與黃振國邵言綸汪誠等結黨行私營求報復而謝濟世奸惡狠戾聽其指使叅奏田文鏡貪贓納賄任意誣衊借直言敢諫之名行其排擠傾陷之計朕當謝濟世陳奏之時立即洞燭其奸拏交刑部審問奸謀鑿鑿敗露朕尚未忍置之

重典著令革職發往軍前効力贖罪一時在廷諸臣無不以為至公至當似此尚可謂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乎至於朕心并無私好私惡惟以其人之善惡為好惡以衆論之是非為好惡何嘗預存成見於胸中即如引見各官有見其才具似優者亦令該上司試看有見其人似屬平常者亦令該上司試看並諭令該上司秉公考課不必存迎合瞻顧之念是以各員涖任之後或朕旨曾奬其優而督撫条劾者多有之或朕旨

以為平常而督撫保題稱職者亦有之朕未嘗以一已之好惡令天下督撫以阿徇而各督撫亦能仰體朕意從未嘗以朕之好惡漫為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可謂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乎如浙江巡撫之任前此三年之内七易其人今得李衛公正之臣自久任不易也又如直隷總督西安巡撫之任數年來更易甚多至今尚未得其人至若田文鏡之在豫省鄂爾泰之在雲貴岳鍾琪之在川陝地方寧謐吏

畏民懷是以田文鏡加為河東總督鄂爾泰加為雲貴廣西總督凡此皆以萬民之好惡為朕之好惡毫未嘗自任其私安可云拂人之性也謝濟世於公正任事之田文鏡則肆行誣叅於婪贓不法之黃振國以及黨護鑽營之李紱蔡珽邵言綸汪誠等則甘聽其指使而為之報復乃真顛倒是非紊亂黑白好惡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國法所不能容畱已逮身而猶不知省懼何其謬妄至於此極可謂下愚不移者矣夫拒諫飾非之說乃

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謂之諫若乃排擠傾陷之私言奸陰狡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寛令其効力乃仍懐怨望恣意謗訕甚為可惡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議具奏

又科道巴德保等遵

旨將伊等輪班條奏之處公同酌議仍以無庸輪班合詞

具奏奉

上諭據爾等科道覆奏稱不敢輪班密奏者誠恐拘於班

次限於奏期無可條陳摭拾細事冒瀆聖聽等語朕現

諭部院旗下文武大臣輪班條奏其所言果皆摭拾細

事冒瀆朕聽乎如爾等以輪班密奏為摭拾細事冒瀆

朕聽則輪班為不可行矣既不可行則文武大臣之輪

班條奏爾等即當奏請停止乃又緘默不言何也據爾等奏稱皇上於天下之事無不周知辦理妥協等語朕於天下之事無不周知者以集思広而進言之路廣也若如爾等之無所陳奏朕雖欲周知天下之事其可得乎爾等職司言路此所奏不合著另行定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小民家計不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繫念數年以來甘肅四川雲南貴州

廣西五省有用兵西藏及勦撫苗蠻等事其一應軍需皆動用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嘉慰特沛恩膏著將庚戌年甘肅額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兩零四川額徵地丁銀三十一萬六千三百兩零雲南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兩零貴州額徵地丁銀七萬四千二百兩零廣西額徵地丁銀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兩零悉行蠲免其西安各屬地方近日

亦有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九千九百兩零此六省督撫大吏宜仰體朕心轉飭所屬有司敬謹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如有奉行不力被不肖有司暗飽私囊或被奸胥土棍強紳劣衿包攬侵蝕者朕若訪聞必將通省大小官員分別從重治罪至於國家設官本以理民官有恤下之責民有奉上之義若設官而不為計及養廉之資則有司之賢者將窘迫而莫能支不肖者

又將橫取而無所檢束矣是以酌定以錢糧耗羨均給各官為養廉之資此揆情度理上下相安之道但思加恩百姓豁免正賦若將耗羨一并蠲除是民雖邀額外之恩而官員轉有拮据之苦上司或因此稍有寬假則必致巧取苛索於民流弊種種轉多於耗羨之數於吏治民生均無裨益常見庸劣之地方官每以蠲免錢糧為不便於已心懷悵怏即此意也著於庚戌年為始凡遇特恩蠲免錢糧者其耗羨仍舊輸納諒必民所樂從

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耗羨將此永著為例

十四日奉

上諭柳國勲名下應追扣存工料工食等項銀一萬四千餘兩乃沿習地方陋規與贓私有間情尚可恕朕念其先世効忠殉難節義可嘉著將此項銀兩從寛豁免并令柳國勲來京該部帶領引見

又奉

上諭單疇書謹慎老成操守廉潔辦理寧夏渠工實心効

力今聞溘逝深為憫惻其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外

著通智將彼地修工銀兩動支一千兩賞給為歸途之

用回籍之日准其柩櫬入城寧夏渠工等事著右通政

史在申前往辦理

又山西巡撫石麟奏吉州知州李瑍蒲縣知縣蕭藻

鄉寧縣知縣蒲鳴鳳蒲縣訓導衛九疇彼此互揭請

解任審擬奉

上諭李瑍蕭藻蒲鳴鳳衛九疇彼此互揭一案該撫石麟

既稱研審之下虛多實少又將四人一槩奏請革職嚴審是誣告之人與被屈之人一同受罰矣於情理殊未允協著該撫就近體察悉心根究倘其中有情節可疑而不據實供吐者再行奏請革職嚴審庶情理得平可成信讞

十五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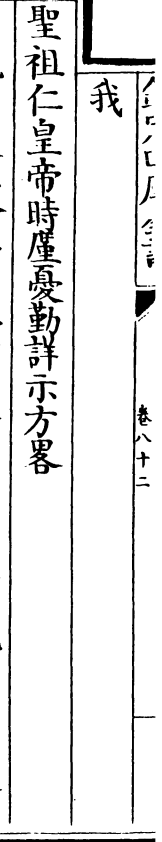
上諭我朝建極綏猷遐邇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親乃逆賊呂留良嚴鴻逵兇悖惡亂無父無君著書顯為謗訕

於本朝之大統肆為詆斥之詞於我
聖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澤偉烈豐功任意為誣譏慢詛之語
其猖狂妄幻肆無顧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
降諭旨將伊等極惡大罪之處宣示中外諸臣公議治
罪至於嚴鴻逵沈在寬生於本朝定鼎數十年之後自
其祖父已在覆幬化育之中非祗身被德教者可比綱
常倫理之大義尤當知凜乃隨曾靜逆黨之邪說習染兇
徒之餘風亦懐不逞附會詆譏如所編雜志內錄沈崑

銅詩云那知雁塞龍堆婦黐補旃裘御榻旁又云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莽新年查此詩係沈崑銅作於本朝之初年已為頑梗不法後來為臣子者見之當痛斥其逆妄何沈在寬於作者已故七八十年之後尚述之為美談乎以御服為旃裘固屬悖亂而稱蛙聲莽年是即呂留良若論五百年間事紫色鼃聲總正傳之句以王莽簒弑之歲月指擬本朝比之於閏統是沈在寬與呂留良黨同叛逆彰明較著矣又云楊大郁以孝帽終

其身人因呼為楊孝帽後其子清時貴為題銘旌忽被怪風裂去此與嚴鴻逵所記之徐孝先戴孝頭巾自言與先皇帝戴孝沈倫不去髮白衣冠終其身同為慕效梗化之民造作詭異之說且沈在寬生於本朝而稱清時竟不知其身為何代之人履何代之土狂悖已極此又沈在寬與嚴鴻逵黨同叛逆之彰明較著者也又所録杭純夫詩漫嗟却聘同君直又云痛哭錢唐原隰哀其所謂却聘者何人痛哭者何事又録黃補菴詩云聞

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黃補菴係何人何以憤時嫉俗以陶潛之但書甲子併為多事而以雍正三年為怪也此雖非沈在寬之詩然古人賦詩見志其手為抄録必有與巳見相同者至其自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極化理郅隆目為神州陸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謬戾尤為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餘年黃運兩河時時潰決生民日有淪為波臣之懼



我

聖祖仁皇帝時廑憂勤詳示方畧

躬親相度至於再三凡所以修築捍禦之策疏濬導刷之宜

悉經

睿慮精詳盡美盡善以致川流循軌黃水安瀾數十年來堤

工鞏固億姓永無昏墊之虞共享平成之慶迨朕紹膺

丕緒恪遵

謨烈加意修防仰荷

上天眷佑七年以來河流咸歸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暢三省運道遄行無阻至於北直畿輔之地南省浙江等處凡有海塘河渠以及應行經理水利之處皆漸次興修蓄洩以時旱潦有備府事修和桑麻徧野此時之神州何處可指為陸沉又何地可指為洪水乎且沈在寬云誰為神州理舊疆其意欲將神州付之何人疆理也沈在寬年未滿四十而亦效其師之狂悖肆詆本朝乃於逆賊曾靜之徒張熙千里論交一見如故賦詩贈答意

同水乳此其處心積慮以叛逆為事其罪實無可逭著交與刑部將沈在寛訊取口供具奏

又奉

上諭聞得外間訛傳六月二十四五將開屠宰耕牛之禁回民等俱欲齊來謝恩等語又聞民間竟有私宰耕牛之事此必奸人造為訛言誘人犯法以撓禁令也凡朕所降旨禁約者事事皆欲濟民之用厚民之生無一事為朕之私心便用而設也如禁約黄銅所以裨益鼓鑄

流通國寶朕豈别有需用黄銅之處耶今雖定一品大
臣准用黄銅器皿之例而朕宫中與部中凡有所鑄造
亦令不必用黄銅如禁賭博所以端人心而厚風俗賭
博之為害於風俗人心朕已屢降諭旨言之甚詳且悉
自非愚頑不移之輩無一人不以禁約為當也至於禁
宰耕牛以耕牛為農田所必需墾土播穀實藉其力也
世間可食之物甚多何苦宰耕牛以妨穡事乎今朝廷
所需惟祭祀照例供用其餘亦一槩不用牛肉矣年來

自禁黃銅之後而錢價漸平民用頗利矣自禁賭博之後而開場聚衆者亦畧知畏懼歛跡矣自禁宰耕牛之後而農家向日數金難得一牛者今已購買易而畜牧蕃矣可見利益民生之事亦既行之有效為良民者必皆知朕大公愛民之心為良有司者必能實心遵朕愛民之政如不能實心奉行而置民生於膜外者必非良吏也如不能仰體朕心而陽奉陰違以蹈法網者必非良民也百姓中惟回民以宰牛為業試思貿遷有無百

工技藝何業不可營生而必欲為此犯禁傷農之事自甘為頑梗不化之民乎國家豈有因一二遊手回民無理之營生而令妨天下務本良民之生計耶夫朕所禁之事必審度再四灼見其必應禁止然後見諸施行豈有旋禁旋開朝三暮四之理乎今訛傳宰牛開禁之語必係為匪奸徒造作言語煽誘愚民使之犯法而於中取利甚屬可惡著該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五城御史等通行曉諭京城直省並嚴行查訪如有違禁私宰耕

牛及造為種種訛言希圖煽誘者立即鎖拏按律盡法
究治如該管官不實力嚴查致有干犯者定行從重議
處
十九日刑部奏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題南安叅
革知州王志正等援
赦免罪釋放奉
上諭王志正係侵盜錢糧擬斬之犯非那移等輕罪可比
雖援恩詔赦其死罪然雍正三年內曾有諭旨若援赦

免死之犯有應追錢糧三年不行完納再監追三年今王志正名下應追錢糧朕從前雖准鄂爾泰之請豁免但其應否釋放之處鄂爾泰自應請旨定奪今鄂爾泰遽以免罪釋放具題甚屬朦混著交部察議具奏刑部議覆時亦應分晰明白定議具奏乃悉照鄂爾泰所奏議覆尤屬草率著將王志正應否釋放之處確議具奏

申稼那移出納還充官用其罪較輕著照所議歸結

又陝西總督岳鍾琪奏報陝甘二屬採買騾匹用過

銀兩奉

上諭前因直隸山東解京騾匹膘肥力健是以加恩將各地方官交部議敘並令增給價值其河南山西所辦騾匹解交陝西者著岳鍾琪驗看據實具奏已降諭旨此所奏陜省並甘屬分買騾頭俱著交與岳鍾琪一併據實奏聞

二十日奉

上諭從前官員等居官聲名不好者令其於公事効力以

示懲儆但此等効力人員其任内若有虧空應追之項屢降諭旨即准其以捐過銀兩抵補今張連登既曾捐銀十六萬兩著准其抵補伊名下應追各項餘俱從寛豁免伊子張珠等免其治罪

又奉

上諭總督李衛之母汪氏訓子成名壽逾大耋前已降旨照伊子尚書品級給與封誥以昭特恩今伊子來京陛見未及回任而聞溘逝深為憫惻著賜祭一壇令署督

性桂致祭李衛著在任守制給假兩月料理伊母喪事
其各任印務暫著性桂蔡仕舢等照前署理
又
諭內務府本月二十二日大兵陸續起行著派內府司官
執事人帶領錢糧直抵張家口沿途預備梅湯氷水暑
湯不必動用地方錢糧每五里搭蓋蓆棚等項仍令地
方官協同預備
又刑部議覆直隸總督楊鯤題奏盜犯大郭三秃子

一案大郭三禿子自行出首應照例減等其餘盜犯
仍照前例分首從定罪奉
上諭大郭三禿子既經自行出首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
發落餘依議前因畿輔重地理應倍加肅清而直隸盜
案往往多於他省是以降旨令將直隸盜案仍照舊例
不分首從皆斬後因定例伊始鄉僻愚民未必人人盡
知若一槩置之重辟於心實為不忍是以將直隸盜案
亦暫照各省盜案分別斬決發遣二項歸結原冀愚頑

之輩感恩畏法遷善改惡共為良善之民也乃年來直隷盜案雖似畧減而仍復不少且有所得贓物甚微者此案即明証也既皆非積盜行刦數次之人而甘心罹於重法朕推原其故必係地方有司未將從前首從皆斬之諭旨愷切詳明通行曉諭使遠鄉僻壤咸共知悉是以伊等罔知儆懼復蹈前轍耳用是再頒此旨著直隷總督轉飭所屬遍行宣諭自庚戌年為始直隷境內再有為盜刦之事者定照首從皆斬之舊例行如地方

官仍踈忽從事不明白遍行曉諭將來事發一併嚴加治罪

又工部奏大兵起程請派本部司官二員會同地方官修理昌平州一帶道路奉

上諭所奏是著只會同地方官辦理毋得動用地方錢糧及民間夫役爾部派出賢能司官將部發錢糧齎往僱夫敬謹修理再將溝渠道路踏勘如有應修之處亦行修理著法保喀爾紀善總理查察俟六次兵馬經過後

回京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雲南兵丁李應芳金貴民人彭士奇三人均有拾金不取之義舉朕思邊遠民風質樸必無巧詐勾揑情弊且近省雖屢有還金而蒙恩優賞者滇省微末兵民亦未必聞知此等自出伊等向善好義之本心朕日望民風之同歸於善聞此甚為喜慰李應芳著賞銀三十兩金貴著賞銀二十兩令鄂爾泰驗看

若二人人材可用著遇把總缺出拔補彭士奇著賞銀五十兩給與九品頂帶此所賞銀兩著鄂爾泰於滇省公用銀兩内動支即行賞給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張坦麟摺奏本年五月内大庾縣因驟雨暴發山水人口被淹二十九名房屋冲塌二百餘間又南康縣亦因驟雨發水被淹兵丁一名婦女一口其民人住居低窪者冲塌土牆房屋七十餘戸朕聞之深為憫惻除

張坦麟已動公用銀六百兩委員賑濟外著再動公帑銀四千兩令布政使李蘭親往二縣悉心查勘分別被水之輕重逐戸賞給務令均霑實惠各得安居以副朕矜恤窮民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怡親王奏河西務河堤漫開附近之田禾廬舍或有被淹傷損之處朕心深為軫念戸部速派賢能司官帶帑銀二千兩前往悉心查勘賑濟務令各霑實惠

二十五日户部奏蔚州新改直隸該年錢糧應否另
蠲奉
上諭蔚州既經改入直隸其應蠲銀兩著照直隸蠲免分
數另行蠲免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順承郡王錫保奏稱在軍前効力之陸生楠細書
通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
詞更屬狂悖顯係誹議時政參奏前來陸生楠由廣西

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前惟頌聖浮詞中間不過腐爛背謬之時文無一語近於直言規正亦無一事切於國計民生而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料其人必非醇謹及至引見之時舉動乖張朕將摺內之語詰問之云爾奏稱人之所以為國家用者才也而才技之所以能益於國家者德也才可以行善亦可以長奸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等語古者才德並重以體用原不相離

但才顯而德藏是以古來用人皆因才器使孔子曰舉賢才書云任事惟能禮記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任之皆言用才未聞論德也然天下實有才之人即有德之人葢凡人材質明敏必能辨别義理通達事情故天下未有有真才而無德亦未有有真才而無守者爾引有德者必有言之語謂用人但當論德不當用才有何確見陸生楠默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自恃其才至於輕意肆志而不顧夫自古有才之人

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未有有才之人而不小心敬慎者若輕意肆志乃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豈可以此槩天下之才乎陸生楠又默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君子不自表見於大庭廣衆亦不寛假於暗室屋漏凡以知天命之如此充周而畏之等語爾意以為當取人於暗室屋漏而不當取人於大庭廣衆乎夫自古以來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未聞不在大庭廣衆者鄉舉里選既博採輿評若采

疇咨亦徧詢廷論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又孰非得之大庭廣衆者乎至暗室屋漏乃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聖賢之所謂不愧暗室屋漏者乃言謹獨之功雖人所不見亦不敢自寛耳此幽獨之地雖父母不得而知而謂人君用人欲窮其底藴於不見不聞之地乎爾此段有何說陸生柟又黙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語夫佛老之為教乃獨善其身之道無關於治世之大

經大法朕自即位以來並未嘗崇奉佛老試問黃冠緇衣之徒何人為朕所聽信優待乎爾牽引經書以傅會佛老之教且以用人之道忽引入於佛老感應誠不知爾是何見陸生楠又默然無一言而聞朕教訓之下轉有憤懣之色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用者蓋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辦事學習以冀悛改也後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之心且傲慢不恭顯然逆抗之意形於詞色夫主事職列部曹外任知縣

歷俸多年或卓異行取始得陞補而陸生楠以邊方舉人筮仕之初即膺茲職尚何負於伊而伊竟敢懟及君父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故敢如此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一同効力此等不法之人所以發往軍前者一則令其觀滿洲尊君親上之心如此其謹凜一則令其觀我朝兵營之制如此其整嚴一則令其觀各蒙古部落熙皥淳樸之風如此其誠實庶冀伊等化去私邪勉於自新之

路詎意陸生楠素懷逆心毫無悔悟怙惡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託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已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議論橫生至於此極也前錫保啓行之時朕諭以軍前効力之漢官等果能安靜守法自知罪過則皆可貸其前愆開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懟囹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陸生楠所著之書悖逆之情盡行敗露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制亦為害至於今害

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等語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為盡善而特創此以駕馭天下也洪荒之世聲教未通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首出則天下之衆莫不尊親而聖人即各因其世守而封之亦衆建親賢以參錯其間葢時勢如此雖欲統一之而不能也夏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周武王孟津之役來會者八百侯國豈皆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孔

子孟子深見春秋戰國諸侯戰爭之流弊其言已啟一統之先幾矣至秦始皇統合六國制天下以郡縣豈其力量足以混一宇内哉天時人事有不能不合為一者自漢以來遂為定制葢三代以前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為公秦漢之後土地屬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縣為公唐栁宗元謂公天下自秦始宋蘇軾謂封建者爭之端皆確有所見而云然也且中國之有郡縣亦猶各蒙古之有部落耳歷代以來

各蒙古自為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歷前明二百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歸順
咸稟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之一統始於秦氏而塞外之一統始於元氏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幀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統一者亦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强乎至若賈誼晁錯欲削弱諸侯乃慮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縣為失而

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鎮之兵連禍結思以封建爲自固之謀豈嘗謂三代之制必可復乎而陸生楠又云豈今之人固有異於前人耶後人之心固有異於前人之心耶人猶是心亦猶是而日下竟如是等語夫孔子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爲深憂孟子亦極言諸侯放恣之禍前人之心昭然可知乃至於今而六合成大一統之天下東西南朔聲教所被莫不尊親而陸生楠云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試問今日之禍害何

在陸生柟能明指之乎又云日下竟如是不知所謂竟如是者陸生柟果有所見耶又何解也大凡叛逆之人如呂留良曾靜陸生柟之流皆以宜復封建為言葢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傾邪不容於鄉國思欲效策士遊說之風意謂封建行則此國不用可去之他國也殊不知狂肆逆惡如陸生柟之流實天下所不容雖之海外亦足以自殺其軀而已何得以人心之異於前人為慨歎哉且陸生柟等東南之人多希冀封建自謂天塹

之外可擇便安處而塞外邊患自有西北中州諸省為之捍蔽耳不知明代之時西北各蒙古皆為勁敵所在蹂躪在明代二百餘年以中國全力禦之而不能支若以邊防專委之西北中州之人復何能捍蔽一二乎西北中州既已不支而東南之人又可能安枕乎是陸生柟之心與禽獸無異何知前人之心與後人之心乎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為治孔子稱鄭之為命亦是此意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偽不

能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同寅協恭固為治之要至於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漢唐宋以來有賢君圖治於上則必有良相助治於下豈萬世無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協恭之道於封建何與陸生楠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於如此者由其逆心日熾耳聞目見無非幻怪之境也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發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

更使通曉此等危機等語書有教冑子之文禮有文王
世子之篇儀文明備教戒周詳凡以養成德性欲其學
於古訓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間疾苦稼穡艱難
之故豈可禁之不聞外事乎至於父子天性家國一理
惟有至誠至敬可以為事親之道危機之說豈人子所
忍形於言存諸心者乎設使江充掘蠱之時太子能居
易俟命不詐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則決不至有湖城之
難是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機也又陸生柟云有天

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其意借鈎弋宮堯母門之事以譏本朝之不早建儲貳夫建儲之事乃宗廟社稷萬世之業所關天下蒼生萬民之命所係也豈可易言乎倘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則將何以處之乎前代人主冒昧建儲其後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致激為多故者史冊歷歷可稽如明王錫爵疏爭國本章數十上徒自為名譽之計子孫祿位之謀耳其後

竟立泰昌致成傾覆是王錫爵於明之宗社有害而無益實明代之大罪人也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又曰為天下得人難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啟後者然後可以付之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開創以來未嘗預建儲位而我

太宗文皇帝繼位丕承恢宏大烈

世祖章皇帝紹業膺圖撫有中夏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御歷綿長凡我朝

聖
聖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迺開萬世無疆之基
業錫億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纘登大寶承重熙累洽之
盛統七年以來中外乂安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至厚
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時虞允文請早建儲貳
孝宗曰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寖
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幾無後悔耳孝宗尚知立儲之
不易況我朝

聖哲高遠之見十倍於孝宗乎夫人君為天下擇人凡一州縣之官必欲得其人以治之況儲貳關係宗社蒼生而可易言建立乎設建之不得其人則必招天下後世以付託非人之議建不得人而更易之又起奸逆狂瞽以輕動國本之譏乃慎重詳審不早建儲又致陸生楠輩有無本之國之謗大抵議建儲者出於偏見不過井蛙管窺之見而如陸生楠之借漢武之事以譏刺者實具狗彘不若之肺腸為彌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

論兵制也則稱唐之府兵云李泌為德宗歴序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出師還則兵散於府收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唐初府兵之制本於北周蘇綽之議其後變為彍騎乃府兵廢弛不得不出於召募也徳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復府兵之法然其時亦竟不能復也豈曰兵制盡善而可為後世法乎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無事耕種之農豈能嫻於武備有事徵發之擾豈能兼顧農桑以此為制不但棄其兵並棄其民矣古者六鄉六遂之法遠不可稽後世民以養兵兵以衛民雖分為二而彼此相資唐宋以來法制漸詳軍農實稱兩便安有惜養兵之費而棄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設立八旗京師重地禁旅雲屯又有廵捕三營以詰奸禁暴外省分設駐防將軍以及提鎮內外相維訓練甚備無事則分處什伍兵不擾民有事則整旅出疆兵以衛民此

萬古之良法今八十年來太平無事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孰非兵防衛守之力哉民間雖有正供以佐軍糈然所出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養兵之利也多矣而陸生柟之為此說者葢其懷蓄逆亂之心鬱不得逞故以國無養兵之費以搖動人聽冀或更制以紊亂軍政或可遂其叛逆之謀耳所謂執左道以亂政言偽學非以疑衆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論隋煬帝云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豈有可幾幸之理隋文帝以勤勞節儉為治史稱其倉庫實而法令行至煬帝以驕奢淫佚自取敗亡非可諉之於天也後之人主不為煬帝之行豈至有煬帝之禍又何為而望天幸乎陸生楠之意又何所指也其論人主云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盍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疎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等語人主身為天子富有四海自堯舜禹湯

以來未有天子而不尊者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豈有位尊而即危禍者乎至於生殺賞罰人主皆奉天命天討以行之其生殺賞罰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臨御以來日理萬幾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己意生殺人賞罰人而陸生楠為畏之怨之報之之說試問在廷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來曾以藩邸舊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當時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從前與外廷之人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怨何所庸其報

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陸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
陸生楠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内外臣工之所共
知無俟朕再為告諭陸生楠亦身列仕籍豈無見聞而
為此論其狂悖惡亂不亦甚乎又云雖怒之而不敢洩
欲報之而不敢輕乃陸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彼雖蓄
怒而不敢顯言是以託於論列通鑑以微洩其憤又怨
而欲報欲報而不能但以身危禍烈等語肆為咒詛其
逆謀發露公然形於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

人首相奸謟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宋相李綱有小人讒之亦有君子排之固人君不能修身知人之過而亦無教無法之所致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無專令參揭相臣之理況尊賢之道最要在於去讒敬大臣之道在於官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為元首肱股之義是以擇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當而猶多方掩飾是窺伺挾詐教

人以讒慝而掐人以排陷也且相臣果屬憸邪便當露章宣奏而羣小故為排沮或欲動揺大臣或從門戸起見人主自宜分別是非以定邪正豈可調停和處於其間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悞等語舜命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召公奭告武王曰言以道接朕於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此内外臣工所共知者陸

生楠何為而有此譏議乎又云為君為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無術以防之等語夫誠能生明含誠之外更有何大本可立今云以術相防君臣之間豈容絲毫權術乎至於三載考績必以政事為據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論王安石云賢才盡屏諂諛盡廢而已不以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者也等語聖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銳意求治而安石任

意更張其失在於作用明矣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為安石者等語安石之誤國在於不引其君於當道非謂知天知人則惟有端居深拱靜默無為篤恭於無聲無臭之表而遂可以天下平也文章性道一以貫之平庸之中自可馴致聖神功化之極故夫篤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勸威之道而極言其效如此若謂聖學之功從篤恭無為做起則是必如

唐文宗之垂拱明萬歷之深居百務盡隳於上下睽絕而後可為治矣何本末倒置後先失序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一至於此又其論無為之治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祇理付託之人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踈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等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予思日孜孜又曰日昃不暇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從古聖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勞自勵而以逸樂無為為治者也且從來論君道治天下莫大於用人理財二端理財一事自應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權不可旁落今試以銓選之權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無論稍存容私徇情之見者固不可一日當此重名即秉公持正之人於用舍黜陟之際不為怨府即為禍源矣而云不人人而察事事而理祇理付託之人夫天下大器萬幾重務一一躬親猶恐智慮未周而經理未及若悉以

付託於人天下安得有此才全德備可代天工敘百揆之一人乎且既云不人人而察事事而理則所謂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者又於何而用其心豈獨坐宫庭潛思默運而已乎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邇不忘遠古訓昭然漢宣帝綜覈名實治理一新光武務勤吏治唐太宗書守令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古來賢主未有不本於勤勞者豈可以用人大節為籩豆之事置之不問也又云絳度數諫并鑄順從是以自陷於朋比而不

知蓋有聖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語夫嘉謀嘉猷入告於爾后乃朕所日望於大小臣工者即位以來時時諭令諸臣以忠言讜論面折廷諍凡內外諸臣條陳政務有當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詳議施行並未嘗拒諫諍而喜順從也至於人臣朋比歷代有之有以阿諛諂附為朋比亦有以傾險婞直為朋比如漢之梁竇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門戶是

也若唐虞之世盈廷師濟一德一心謂之朋比可乎而陸生楠以异鑄順從為譏且云力衰志隳未有能如其初陸生楠既知絳度數諫為美何以書寫履歷不盡言極諫愷切敷陳而為頌聖膚詞又無一著實語以指摘時政缺失乎已上皆陸生楠斷通鑑中語朕指出數條告諭在廷諸臣夫陸生楠生當盛世服習詩書身叨乙榜赴朝選官非若曾靜之僻處深山曠野不知天高地厚實頑不靈之人也且觀其人未嘗不小有才謂宜感

恩戴德勉思報効而乃懷不逞之邪心於進身筮仕之時肆無稽之横議於政教修明之日對越大廷則暴戾恣睢之氣形於顔色遠逐邊塞則猖狂怪誕之說任意編摩其意惟以揺惑衆心擾亂政紀為務朕實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憤懣何自而積此真逆性由於夙成狡惡因之紛起誠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中之尤無忌憚者也且其論皆小紙寸幅蠅頭細字蹤跡詭秘以此知其應舉必係懷挾作弊行險僥倖之徒且以謁選知縣

從優補授主事而不知感謔其頂帶使之效力軍前以
誨戒之而不知改仍肆行謗議以洩其憤怨罪大惡極
情無可逭朕意欲將陸生枏於軍前正法以為人臣懷
怨誣訕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擬具奏
又奉
上諭據陜西總督岳鍾琪奏稱前奉恩諭陜屬設立社倉
一事於雍正四五兩年司庫耗羨銀內發各州縣十四
萬五千八百餘兩共採買穀麥三十九萬八千七百五

十五石零計州縣小者二三千石大者七八千石儘足設立社倉每年借放之本尚存銀八萬八千七百餘兩分發各處葢造社倉約以京斗一千石為一社每社倉一所不拘房屋間數總以足貯二千京石為率請勅下署督臣查郎阿撫臣武格於各州縣四鄉分社建倉令同社各村堡之老民公舉倉正倉副經管本社倉糧合計陝屬州縣約買糧四十萬石共應建社倉四百餘處務於今歲秋冬辦造齊全將糧石分貯惟是地方督撫

州縣作何奉行則為利為病之分途耑以在官在民為大要今陝省大僚皆不知臣原奉恩諭之由但見從司庫發銀既存兢懼之念又見積貯虧空處分之嚴例每遇州縣請領社倉銀兩撫藩過於慎重誡諭甚嚴州縣亦懷貽累之憂將所領銀兩不肯交與倉正倉副仍勒令里甲採運又有令胥役家人幕賓收放者始而勒買既而勒借陝省百姓竟呼此項穀麥為皇糧不知立社倉之恩意臣以設立社倉聽從民便之語再四曉告諄

切叮嚀不遺餘力無如大小官員謂臣言茫無憑據嘖嘖訾議其所以然者祗以因民所利之明詔未頒是以在官在民之界限不定伏祈特頒社倉諭旨交督撫恭錄鐫石每一社倉頒發一本張掛曉諭臣又謹擬社倉條約亦請發各社倉刋刻木榜竪立倉門使鄉里愚民人人共曉則每年收放皆有程式庶可久而勿替等語朕惟國家建立社倉原令民間自行積貯以百姓之資糧濟百姓之緩急其春貸秋償及滋生羨息各社自為

經管登記地方有司但有稽查之責不得侵其出納之
權此社倉之古法也是以各省有請立社倉者朕皆令
其聽從民便毋得强勒捐輸繩以官法以致便民之舉
轉為民累所以曉諭各省督撫者不啻至再至三矣從
前岳鍾琪在京時請於通省加二火耗內應行裁減每
兩五分之數且暫行徵收發與民間採買穀石分貯社
倉俟採買數足即行裁減是於暫收耗羨之中隱寓勸
輸之法實則應行酌減之耗羨即小民切已之資財而

代民買貯之倉糧即小民自捐之積貯此藏富於民之
良法最為切實而易行是以俞允所請令其辦理乃陝
省官員不知此項穀石本係民資又未識從前岳鍾琪
奏請之由以為收貯在官即是公物不肯付民經管而
胥吏司其出納者遂有勒買勒借之弊殊非數年以來
朕之周咨詳畫多方生養斯民之本意矣今特降諭旨
將朕允從岳鍾琪之請并岳鍾琪陳奏原委明白曉示
著署督查郎阿巡撫武格刊石頒布俾各州縣鄉社小

民咸知朝廷經營設法之葢藏實百姓自為斂散之資用倘地方官有於社倉穀石創議交官不交百姓或指稱原係公項預為公事侵那之地者俱以擾撓國政遺悞民生論從重治罪其岳鍾琪所擬社倉條約著户部抄録交與該督撫分發各州縣刊刻木榜於各鄉社倉豎立以為永久程式

二十九日

諭廣西省在京官員生監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省

風俗澆漓而紳士實為倡首即該省鄉紳之在京居官俟補者亦稱本地紳士庶民湔洗積習未能驟除應設觀風整俗使以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遠小省通籍於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即有謝濟世陸生楠者狂悖嚚凌目無法紀則該省風俗之澆劣即此可見矣今御史陳宏謀等請照衛昌績所奏設立觀風整俗使獨不思爾等紳士乃兆庶之觀瞻閭閻之坊表若爾等果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以為衆人之模楷而又

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慕義嚮風觀感興起風俗自日歸於淳厚若不能端本澄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鐸司教之官家喻户曉使之改過遷善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爾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己身自求之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三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金國禮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三
雍正七年七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三日奉
上諭江南蘇松等處錢糧歷年積欠甚多其中有實欠在
民者亦有為官吏侵漁及紳衿抗玩胥役豪強中飽者
若不確查詳核明白分晰則此事難以辦理國計民生

並受其累朕為此籌畫於心者數年矣因王璣昔為戶部才能司官於錢糧素所諳習而又為江南道員多年於地方情形定所深知用是委以清查之任並令署理蘇州巡撫印務俾得諸事順手期於公務有濟伊陛辭赴任之時朕屢次切加訓誨冀其有成趙向奎為縣令時曾經鄂爾泰薦舉言其辦事有才不畏強禦朕調來引見看其人氣質麤率然似尚有力量可以治劇理繁又因其在溧水嘉定任內催科有方是以將伊留於江

蘇地方屢加遷擢至於藩司大員之職目令清查通省積欠實總滙於藩司衙門最為緊要去冬趙向奎在京朕屢次召見訓飭指示伊亦以清釐之責身任不辭至於徐永祐乃趙向奎在朕前極力保薦者朕信其言以為才品可用又因其現為蘇州知府是以將錢糧最多之蘇州府派與徐永祐清查王璣等三人皆朕加以特恩不次擢用之員伊等膺兹重任自應秉公持正實心實力以副任使方不愧人臣奉職之義乃王璣到任以

後朕覽其奏摺即疑其居官治事無誠實之心因清查乃地方要務深廑朕懷數月以來留心訪察今有人摺奏前來甚為詳悉內稱江南輿論云此番清查民欠外邊至少也要費至百萬兩竊思清查侵蝕是與百姓除累何以百姓反致費錢及切加訪問方知撫藩衙門胥役串通一氣州縣凡有辦理事件莫不聽命於藩司書辦之操縱若不預先講明立見駁飭即如委牌一張亦必需索原是藩司書辦家人借此清查通同漁利其費

錢之說不為虛誑等語朕之特命王璣趙向奎前往清查者本欲休養黎元為地方除數十年之積弊乃伊等不能仰體朕心曉諭百姓約束衙蠹禁止弊端以致訛言繁興人心惶惑王璣趙向奎為通省大員欽承簡命而於本衙門一二舞文玩法之姦胥尚不能嚴加禁約使之安分守法尚望其督率通省官吏為萬民剔除重困俾享安靜之福乎又奏摺內稱王璣涖事四月照舊收取門包諸事多由藩司作主而藩司趙向奎以王璣

係伊保薦來南清查之人未免輕忽視之昨五月二十二日盤查下江藩庫王璣視為虛應故事趙向奎於齋戒之日置酒演戲二人俱忘己身尚是親喪未滿之年聞者莫不談笑又如趙向奎之家丁王錫卿掌管収兊錢糧串通光棍李龍文庫吏程尭農等恣意包兊收受陋規多金怨聲載道王璣將李龍文等交蘇州府知府于本宏拏審而于本宏並不究訊即禀明王璣含糊銷案王璣亦不再問又如奉旨揀發人員命王璣等帶來

其才具短長自必深悉而趙向奎擅自派定詳報優劣莫分聞協查之原任知縣孫見龍係太倉王家門生即將伊委派太倉其中恐有掩護情弊又趙向奎縱容幕賓杜姓者在本籍崑山倚勢妄行挾制官長又將伊表弟甯樹業庸懦之人委查溧水高淳二縣積欠溧水乃其舊治顯係營私又如積欠之中豈無官侵之項此人所共知者而趙向奎則向人言官侵是沒有的是官侵一項伊意不欲究查矣至於徐永祐則倚恃趙向奎是

伊親戚事多任性因私怨吴江縣署事知縣鄭士奇遂
別尋事端讒訴兩院藩司致令離任又徐永祐從前在
吴江數載每遇米貴則將倉米盡行糶賣賤時則又收
買任意出入以圖肥已又在閶門外開大醬園一座大
木廠一座令胞弟等掌管生息與民爭利等語奏摺所
叅王璣趙向奎徐永祐三人之欵蹟如此王璣以道員
受朕深恩一二年之間用至卿貳深加倚信畀以封疆
之任不應負恩至此著革職仍留江南照知府例清查

蘇州一府錢糧若再不實心辦理使一府積欠徹底澄清必將伊正法以為人臣負恩不忠之戒趙向奎以縣令微員數年之內用至藩司而乃不知感恩報効肆意妄行前李衛經過蘇州時趙向奎越班奏請朕安目無上司甚屬狂妄且伊向人誇張謂王璣由伊所薦悖謬已極豈有朕簡用大臣而待伊新進外吏保薦之理趙向奎著革職徐永祐依附趙向奎營私作弊亦著革職蘇州巡撫印務著吏部侍郎彭維新署理工部侍郎馬

爾泰著往江南與彭維新尹繼善伊拉齊同辦清查錢糧之事御史安修德亦著前往協同辦理蘇州布政使員缺著浙江布政使高斌調補兼理清查之事即令赴蘇其任内交代事宜著方覲暫接兼理浙江布政使印務著提督福建學政少詹事程元章署理福建學政員缺著編修戴瀚補授戴瀚未到任之先程元章將敕印暫交巡撫管理即赴浙江新任蘇州知府員缺著將正定府知府童華調補正定府員缺著將鄭為龍補授童

華即速交代清楚來京請訓旨再赴蘇州新任奏摺內所參趙向奎徐永祐劣蹟種種著即交與清查錢糧之大臣馬爾泰等一一秉公嚴審定擬具奏不得絲毫徇庇隱匿趙向奎徐永祐著嚴加拘禁不得令其任意騰那掩飾又摺內所有條陳各件亦著馬爾泰等悉心酌議辦理摺稿四件併發與馬爾泰等將此旨通行嚴飭曉諭闔省官吏紳衿民人胥役等此番清查案內若再有衙蠹作姦舞弊及惡棍包攬把持隱匿等情著清查

之大臣等嚴訪查拏審訊確實一面奏聞一面照光棍
例於本地即行正法若府州縣官員等有妄生異議推
諉翫愒及瞻顧徇情苟且塞責者著清查之大臣等即
行拏問題參審實照違旨攪亂國是律正法決不姑貸
遵旨遍行曉諭後著過一月之限照此例行
又大學士公馬爾賽等將欠帑問罪之陳樹芝等祖
父勞績遵
旨查奏奉

上諭陳璸分賠銀兩已降旨豁免其陳鵬年之子陳樹芝陳樹萱馬琾之孫馬位康海之子康世隆應追銀兩與陳世凱之子陳光漢應得之罪俱從寛免

初四日奉

上諭今日御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審緩決人犯若至三年該部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俱沐隆恩不至於監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其有一時鬬毆殺人而非謀殺故殺或事涉於謀故而其人

非此案之首犯尚有一線可生之路則於秋審之時細加商酌有可矜者減等發落餘皆從寛入於緩決之内此法外之仁也今楊保欲將緩決三年之犯悉行減等發落是欲將國家讞獄大公之典以行一已沽譽之私心朕於衆人之前面詰云設爾之父兄子弟被毆致死不即抵償爾心能釋然乎且待至三年之後竟將兇犯減等釋放爾能無憾於心乎伊俯首自問亦云不能釋然無憾試思天下之人誰無父兄誰無子弟其戚屬為

人毆殺而殺人者竟得脫然無事不令抵償為父兄子弟者孰肯甘心縱令死者或無父兄子弟而魂魄有知能自解散乎年來秋審後朕亦令大學士九卿於直省緩決人犯中擇其情罪稍有可原者查出具奏朕詳加審慎降旨減等發落此皆揆情度理信其可以服死者之心然後見諸施行非可任意縱情槩行末減以博寛大好生之名也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慎重刑獄矜惜民命諄諄訓誨

讞獄諸臣懇惻周摰朕即位以來又復時時戒飭體訪大抵各處命案俱屬應抵之人無屈枉之事夫彼既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即抵償乃其幸也而監禁囹圄尚以疾病死亡為苦乎夫獄多縲囚原非德政然必天下化行俗美比户可封普天率土皆安分守法無盜竊姦宄之徒型仁講讓無鬬狠輕生之輩而後時雍風動實致刑措之風方為至治若未能如是但將應行治罪之犯概行寛釋以博囹圄空虛之譽吾誰欺欺天乎朕實恥

而不為也況縱法實足長姦第恐寬宥之後而犯者愈衆此朕更不忍者也至於楊保奏中以州縣牢獄褊狹而引八旗人犯築建高牆分禁以為念其暑熱之苦恐染疾患此奏亦與朕之本意不符朕思犯罪之旗人非有異於犯罪之民人也特以民人牢獄之中俱係盜賊匪類慣行不法之重犯若令旗人同在一處監禁轉相煽誘漸染惡習將來愈難化誨悛改故令隔别分禁以防其煽誘勾通之漸非欲令其寬閒自在也且天下焉

有身在縲絏之人而尚慮其不能舒展安閒者乎又焉有因牢獄褊狹而縱囚廢法以使其自如者乎度楊保條陳之意將以寛釋犯人為隂徳事邪豈知為人臣而不肯秉公執法實心辦事乃欲枉法以沽長厚之名使百姓含寃負屈其造孽無窮必遭天譴尚何隂徳之有楊保身為御史有言官之責朕屢次諭令條陳輾轉推諉及首行條奏又將此必不可行之事希圖寛厚之稱而欲以刻覈之名歸諸君上其居心甚屬可惡著交部

嚴加議處具奏

又倉場侍郎岳爾岱等奏明流水溝等處漕船漂沒

奉

上諭大雨時行之際河流驟長沿河空重糧艘依次停泊其適當決口之衝不及防範被水漂沒此非弁丁等有意疎忽之咎也所有損壞船隻漂失米石俱免其賠補其濕米亦著交收免其更換被水淹沒及受傷之丁舵人等著倉場侍郎等查明加恩賑卹再將被水船隻每

船賞銀五十兩濟其困乏凡此免賠須賞之處均係特
恩後不為例
又刑部奏塞楞額名下應追銀兩全完照例免死減
等發落奉
上諭塞楞額受朕深恩屢次逾格擢用並授以封疆重任
乃不思感激報効每事營私弄巧負恩之處甚多既不
能禁約屬員革除陋規又復縱令家人索取門包及至
敗露則以家人衣服之費為辭竟似伊分内應得之項

山東巡撫朕每年給與數萬金養廉之資原以供其合家上下衣食之用使之寛然有餘自不纖悉取索於屬下令塞楞額於養廉之外仍復收受門包是塞楞額連年所得養廉並不周恤家人俱入於一已之私槖矣著將塞楞額仍擬絞監候其所得養廉悉行追出俟追完之日該部再行請旨此非朕刻待塞楞額也凡地方大吏在任給過養廉者及至罷斥處分之後俱未將賞給之項追還祗因塞楞額受恩最深而負恩最重既已巧

取貪婪又復飾詞狡詐無恥卑污已極故特加追罰以
示創懲

初五日奉
上諭顏光旿自簡任總兵官以來實心供職於地方應行
陳奏之事必據實入告其整飭營伍經理軍糈皆屬妥
協久欲用為提督因福寧地方緊要且伊任內有辦理
未完之事未曾遷擢今聞溘逝深為憫惻著賞給司庫
銀一千兩為伊歸櫬之用其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

又戶部議准雲貴總督鄂爾泰奏黔省軍田每畝納
稅之例應行豁免奉
上諭從前申大成條奏時朕發與九卿議覆而後施行令
鄂爾泰陳奏前來與前奏迥異大凡發與九卿會議之
案因朕不能深知其原委及本地之情形難以定其是
非是以諮詢於衆博採羣言以期有益於民生吏治其
本地熟習風土之人及曽經作宦於其地者自當仰體
朕心據實陳奏而九卿等亦當向深知灼見之人細加

諮訪而後定議方為實心任事之道乃年來廷臣定議而外間不能奉行又復奏請更改之案甚多此皆定議時草率塞責而深知灼見之人隨聲附和不肯直指其利弊也即如張大有之條奏運丁子弟承充水手陳世倌之條奏巡撫驗收錢糧二人皆力稱為善政及後訪察則斷不可行急令中止此即大臣不實心奏事之明徵也申大成所奏軍田一案既不可行則從前會議時有軍田省分之九卿官員何以不肯直言今朕既知其

不可行若避朝更夕改之名苟且遷就以致貽累民生

朕不忍為也嗣後若有地方之事經本籍之人及曾為彼地大員之人會同定議具奏而事不可行該督撫等

奏請更改者朕必加究問

又刑部彚題本内山海關總管馬呼善將竊帶貂皮

進關之張雲白等拏送刑部一案奉

上諭此案拏送貂皮前已降旨賞給緝捕之弁兵等其車輛騾馬不必送部即交與總管查明酌量賞給緝獲弁

兵等嗣後有似此入官之車輛馬匹等項停其送部入
官俱照此例賞給
初六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言為
君之難也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言人
臣之當匡賛其君也曽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帝王行事萬目之所視萬手之所指其嚴豈不更甚
乎朕之行事若有可議者朕之辱即諸臣之辱也昔人

云主辱臣死諸臣豈得漠然視之而全無相關之意乎縱不能如古直臣之面折廷爭爾等時常進見可以從容密奏朕樂於聞善不吝改過惟冀諸臣之盡言規正以補其闕若面從心非豈朕所望於諸臣者哉朕即位之初或尚有不知朕心而不敢盡言無隱者今廷臣侍朕六七年矣豈於朕之居心行事尚不能深知而存猜疑之見乎從來天道昭然鑒觀不爽朕若不以誠待諸臣諸臣即行欺罔或無報應乃朕實實以至誠待爾等

古之所謂推心置腹者不過如是而諸臣尚忍懷私挾詐不以至誠事主斷無不遭

上天譴責之理是以數年來凡欺罔負恩之人無不即時敗露天道之近且顯若此豈不可畏之甚哉至於朕之每日訓飭諸臣者并非但以責人而不求之於已也朕事事以身先之且深覺為善之可樂循理之甚安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孔子曰君子坦蕩蕩聖人之言確乎不易諸臣但試行之必有暢然自得之樂也

初八日奉

上諭黃河堤岸乃運道民生所關最為緊要年來殫心經理增卑培薄幸堤工堅固共慶安瀾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汛修防而額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衝激之區防備臨險搶護之用至於堤身一年之内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至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堤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也朕留心訪察已久又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知河防一覽内載有濇季馴每歳派夫加髙五

寸之請即從前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幫丁四名給以堤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土五寸之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堤工雖千有餘里若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倘置之不議一年剥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所費之多恐有不止於加修之數者况河流漲漫不時難以預料何若逐年增修保固為未雨綢繆之計也朕意如此其果否有益之處著南北兩河總督尹繼善嵇曾筠悉心商酌詳確定議具奏

至於州縣派夫錮弊久經嚴革而募丁給田之說亦不可行其每年歲修之費或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兩内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著河臣一併定議具奏

初九日三法司奏致死親叔康喜之康大羣照律斬決奉

上諭康喜以爭路細事先毆胞兄康美則强悍無禮可知康美因力不能敵呼子康大羣相助康喜復以木叉毆

打廉大羣廉大羣以木軸抵格遂傷伊叔之命則事出

倉猝無心誤傷可知即廉喜之妻亦供稱竝無仇隙圖

産等情且廉美已監禁病故廉大羣著改為應斬監候

秋後處決

又禮部侍郎錢以塏條奏請嚴行禁止造言誹謗朝

政奉

上諭此奏識見卑鄙似此弭謗之舉朕不為也國家如有

可謗之處即加以嚴禁可能消滅天下後世之議論乎

如無可謗議而奸惡之徒如呂留良嚴鴻逵曾靜輩揑造妖妄之言誣謗詆毀此匪類自取誅戮耳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豈有晝昧天良而共被其蠱惑者乎又何必禁也朕大笑而覽之

十一日三法司奏准浙江總督李衛奏包禄聽從堂兄包佛寳指使致死親兄包普照擬發遣黒龍江奉

上諭弟致親兄於死若無可原之情則當按律正法不應

減等發遣令包普照淫兇滅倫悍惡無頼爲通族鄰里所共惡伊弟包祿年方十六聽從堂兄包佛寶指使其情實可矜原況包佛寶已死該部擬照該督所題發遣黑龍江與披甲人為奴情罪不符包祿著以枷責完結

十三日奉

上諭據孔毓珣条奏平海營守備戴進籍隷福建實未諳練水師涖任之初猶黽勉供職今則辦事懈弛出洋頭暈驗其弓箭又屬軟弱調補陸路亦不稱職似此庸劣

之員難以姑容等語戴進係藍廷珍保送之員是以朕將伊用為水師守備今辦事廢弛出洋頭暈弓箭又復軟弱於水陸俱不相宜似此庸劣之員藍廷珍何以保送著該部行文詢問藍廷珍

十四日奉

上諭各省鄉試之年舊例以廵撫為監臨以布政使為提調以道員為副提調以按察使為監試以道員為副監試朕思藩臬二官乃通省錢糧刑名之總滙入場一月

有餘將地方公事沉擱遲延於官民均為未便況既有道員二人則科場之事已有大員料理不必又用藩臬即從今科為始各省以道員一人為提調官一人為監試官永著為例

又直隸按察使張燦奏請嚴禁跌錢奉

上諭賭牌擲骰雖為貪錢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漸成者原係適趣之戲具至於跌錢以賭輸贏此不過真正好賭棍徒一時不能遂意設為此法暫且為之日久自然止

息誰肯相率為此無味之戲況賭法豈止此跌錢也禁
此一端而下愚不移者又設他法矣禁欵多則繁繁則
難遵汝等地方大吏但肯實心奉行能力禁牌骰二事
足矣何必波及他事也此皆輕本重末之舉朕所不取
如果牌骰之禁人人凛遵則其他游戲之事只用一張
告條可保其當下不為也若禁不止令不行似此有名
無實之禁便禁千百條徒滋紛擾於事何益若謂輕褻
國寶更屬鄙論較之以錢作毽毛之底脚踢為戲又孰

輕而孰重也況錢文乃民用之國寶朕惟以賢人為寶
餘無可寶者若規避失察賭博之處分而借跌錢不究
之地方官以塞責便禁跌錢亦何益之有此語更屬可
笑其平日不能察吏處昭然自首矣識見平常當奮勉
學習況跌錢雖未奉旨明禁而一切賭具亦未嘗不容
汝等禁約也當禁者汝自飭屬員為之何必有此瀆奏

十五日奉

上諭據鄂爾泰奏稱都匀各寨苗民向化投誠認納糧賦

編入保甲永為良民甚屬可嘉其化導苗民之知府王
鍾珣叅将趙文瑛著交部議叙
又四川廵撫憲德題叅夔州府知府周彬交代遲延
請解任質審奉
上諭從前夔關稅務因無一定章程是以司稅之人得以
高下其手任意欺隱以飽私橐經周彬接管以來釐剔
弊端諸事漸得清理至於奉行之初條欵未能畫一卷
册稍有稽遲亦勢所不免若因此不得已之細故遂将

實心任事之員叅劾解任則甚為寃抑隆昇辦理䕫關
稅務瑣屑不知大體前伊奏摺中曽經叅劾周彬朕已
批示申飭憲德身為地方廵撫是非可否當有定見不
應隨聲附和令但據隆昇咨稱文檔不符册籍遲延遂
將周彬叅奏解任殊非大臣公平察吏之道周彬不必
解任若果有侵欺作弊之處俟隆昇確實查出具奏之
後再降諭旨

十九日奉

上諭直省各營缺額馬匹例用朋扣銀兩買補自康熙十年部議將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廣四川六省營馬缺額以招中茶馬撥給所有朋銀悉行解部其後四川湖廣督撫以該省離甘肅路遥請停撥茶馬動朋銀買補陝甘晉豫四省仍領招中茶馬至康熙四十五年停止招中而該省督撫並未奏請給發朋銀遂至營馬凡有倒斃皆各兵自出己資買補前降諭旨令岳鍾琪將陝甘二省營馬補額作何補給定議具題岳鍾琪已經題

覆現交部議應將山西河南營馬補給之處交與兵部一同議奏又聞河營馬匹亦係兵丁自行買補著該部一併查議

二十一日奉

上諭粵東三面距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估攜資置貨往來貿易者甚多而海風飄發不常貨船或有覆溺全賴營汛弁兵極力搶救使被溺之人得全軀命落水之物不致飄零此國家設立汛防之本意不專在於緝捕盜

賊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弁兵等利慾薰心貪圖財物每於商船失風之時利其所有乘機搶奪而救人之事姑置不問似此居心行事更甚於盜賊其無恥殘惡已極豈國家兵弁忍為之事乎如雍正六年八月間有福建龍溪縣人徐榜貿易西洋行至廣東新寧縣地方遭風損船廣海寨守備鄧成同兵丁等廵哨至彼撈獲銀錢私相分取而坐視徐榜等在危困之中不行救護此案現在題參候審又聞有香山縣澳門番人月旺貿易交

趾於雍正六年十二月在瓊州府會同縣遭風損船該汎百總文秀即駕小船搬運貨物及至登岸止還本人緞疋銀罷數件其餘藏匿不吐地方官現在查追似此貪殘不法之事廣東福建二省居多而他省沿江濵海之營汎亦所不免此皆該地方督撫提鎮等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能稽查懲究於事後以致不肖弁兵等但有圖財貪利之心而無濟困扶危之念也嗣後若有此等應作何嚴定從重治罪之條使弁兵人等有所畏懼

儆戒著沿海督撫各行已見議奏到時九卿會同再行定議此旨頒到之時著一面即行出示宣諭弁兵等一面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向來奉天文職官員僅有俸銀而無俸米今朕欲加恩賞給俸米以為養贍之資著該部查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嵇曽筠題請將俸滿千總王經文授以守備職銜留工効力奉

上諭王經文著照該督所請准授守備職銜仍管懷河千總汎務豫省河營從前原未設有守備之缺著兵部酌議添設守備幾缺以為武弁効力河工者上進之階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明圖奏稱私出匿名揭帖及索詐銀兩之王克能等俱應交與刑部拏問凡所管人員若有被上司冤抑之處理應赴都察院衙門及該管之處控告今乃違背功令私出揭帖此風斷不可長著該部嚴審究擬具奏

明圖奏摺等件并發

二十四日奉

上諭廣東免死盜犯林亞興等二百八名該督疏稱若發本籍難保其必無再犯應將精壯者分發各營隨營演習俟有名糧陸續驗補其不堪入伍者分發各衙門充當水火夫等語朕思此等之人既在本籍干犯立斬之條幸遇朕恩許其自首與以改過遷善之路實係曠典若仍留於本省地方收入營伍必為同輩所輕賤而伊

心轉不能自安且其素日熟識之人俱在本省將來亦難保必無彼此勾引之弊孔毓珣辦理甚屬錯悮著將此等自首之犯分發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交與該督撫提鎮等派撥每營一二名令其入伍食糧教導管束使其自新其不堪入伍者派以水火夫役差使但念伊等遷移他省或携妻子遠道盤費維艱著動支藩庫銀兩每人賞給路費務使足用勿令長途失所孔毓珣以已身將離廣東之任遂草率辦理並不細加籌算計

及久遠又不預先請旨甚屬不合其賞給各人路費銀兩著孔毓珣出資還項

二十五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原任沭陽縣知縣傅夢熊虧空錢糧問流發遣揑稱病故潛居沭邑經該縣鄭顯正拏獲奉

上諭該部嚴察議奏傅夢熊託稱病故逃匿多年該地方能留心查出甚屬可嘉若各處有司俱能如此實心辦事則犯法之人何至漏網俾免該縣知縣鄭顯正著從

優議敘范時繹亦著議敘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暹羅國王遣使遠來貢獻方物具見悃誠朕念該國遠隔海洋進獻方物賫送不易欲酌量裁減以示恩恤遠藩之意但此次貢物既已賫送前來難以帶回本國著照往例收納其常供土物內有東香安息香袈裟布疋等十件在內府無必須應用之處嗣後將此十件免其入貢永著為例該部詳悉行文該國王知之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性桂等具摺奏進瑞繭一幅稱為萬蠶同功織成但朕留心體察知養蠶之家有時游戲聚衆蠶於磁甕之中甕内四傍滑澤光潤蠶不能緣而上行面上糊鋪一紙其蠶只於紙上盤旋徃來如織衆蠶吐絲紛綸凝結久而成片罷圓者成圓罷方者成方既成之後去其原紙宛似人力織成以此推之罷小者可成小幅則罷之大者亦可以成大幅矣今浙江所進似由人工造作該

督等未喻其故或為所欺亦未可定著再行詳察如果係萬蠶同織而成必有確實憑據可驗著明白查奏倘由人工造作亦將實情具奏朕每事必期核實況素性不言祥瑞豈可稍涉虛罔至於進繭之人若果有造作情節此不過微末鄉民希冀恩賞非作姦犯科者比不必嚴訊以致苦累

又大學士等議覆福建巡撫劉世明條奏請將試用人員分派藩臬衙門學習奉

上諭凡在部學習辦事人員每月給以公費銀二兩其在各省藩臬衙門學習人員著該督撫等酌量每月給以三四金為薪水之資於本省公用銀兩內支發朕覽劉世明所奏深得造就人材之法近來頗有人言各省督撫於試用之員委署印務一年之中屢次更易不能久於其任甚屬紛更於吏治無益者此皆傍觀之人不知督撫用人之難而為此求全責備之偏論凡為上司者果得人地相宜之員豈肯朝更夕改使之席不暇暖乎

盇因始初見其人言動舉止似屬可用故委之以要缺及受事後見其難以勝任故改授以中缺若再不能勝任則不得不改為簡缺須知督撫等於試用人員屢行更易地方者尚屬留心察吏不肯苟且姑容之上司也督撫之委用屬員亦如朕之簡用督撫果得其人亦何樂而不使之久於其任倘不得其人安可不速行更換使之貽悞地方此用人一定不得已之情理也又如部選應用之州縣官亦係新進未曾閱歷之人況必須具

題而後更換督撫等見其不能勝任若無過犯不便輕率𠫭奏只得姑且容留及至甚不妥協而後更易其間貽悮之處較之試用人員之屢行更易不更甚乎至於本地縣令等官缺出若候部選之人到任則時日稽遲若委本地佐貳官員署印又未必優於試用之人員令用觀政學習之法則優劣可分人才易於表見於吏治自有裨益候朕多選人員命往直省以備學習著通行各省督撫藩臬知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陝西興安州於康熙四十五年河水泛漲沖塌城垣房屋漂沒各案倉糧共六千四百四十餘石曾經鄂海以此項糧石皆兵民積蓄之需不便虧缺題請令官紳士庶不拘多寡量力捐輸在案但自題請捐補以來閱止捐過糧穀七百餘石尚虧欠五千六百餘石未曾補足朕思當日公捐之舉本係聽從民便令事歷多年著將官紳士庶捐補之舉曉諭停止其興安州應補糧石

或照陝省現動五分耗羡採買糧石存貯社倉之例令
該督撫酌量辦理具奏
又奉
上諭兵部奏稱武舉在本省學習之後遇有千把總缺出
即在本省與兵丁一例拔補朕思武舉等令在本省營
伍差操學習者取就近本籍之意若即在本省拔補千
把總則伊等希冀得缺未免開鑽營倖進之端且該管
官之秉公拔補與否亦無從考驗嗣後將隨標差操學

習之武舉等令該督撫等看其材技優嫻曉習營務者照年滿千總例送部考驗分發别省遇有千把缺出即行補授則人材既可造就而拔補亦得公平將此永著為例

又奉

上諭閩省官員養廉之資朕令督撫等籌畫據福建巡撫劉世明摺奏閩省九府一州除臺灣耗羨督臣高其倬議給該府各員養廉外其八府一州所有耗羨戥羨及

雜項出息共銀一十六萬九千二百餘兩承辦公務共應用銀七萬四千七百餘兩其餘九萬三千二百兩分給各員為養廉之資開具數目陳奏前來朕思閩省自督撫以至府廳州縣共九十九員若僅以九萬三千餘兩分給養廉實不敷用已批令該撫將閩省報出各處稅課贏餘銀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兩又臺灣官莊等項歸公銀三萬七百三十九兩共銀四萬二千五十九兩酌量增加各員養廉之資至縣丞以下微員亦令酌給

銀兩以為薪水之費俾大小官員等衣食充裕得以盡心職守不致絲毫取給於民但劉世明奏摺內稱閩省有承追無著銀四萬一千餘兩議將各官養廉銀內酌扣完補等語此議甚屬不合凡屬地方虧空安得有無著之項不欠在民即欠在官不在前任即在後任若本官家產盡絕則有分賠之上司若本人已經身故則有應追之子孫乃督撫大吏等瞻徇情面不肯實心查追往往以無著二字草率塞責希圖朦混或因一二實在

無著之案遂將有著者併入其中或因遠年無著之案遂將近年者混入其内其間弊端不可枚舉朕治天下事事準乎情理若果係實在無著之項該督撫等即當確查據實奏聞懇恩豁免今乃以現任官員養廉之資而補從前劣員虧空之項天下有此情理乎著閩省督撫詳悉確查若有實係無著之項著另行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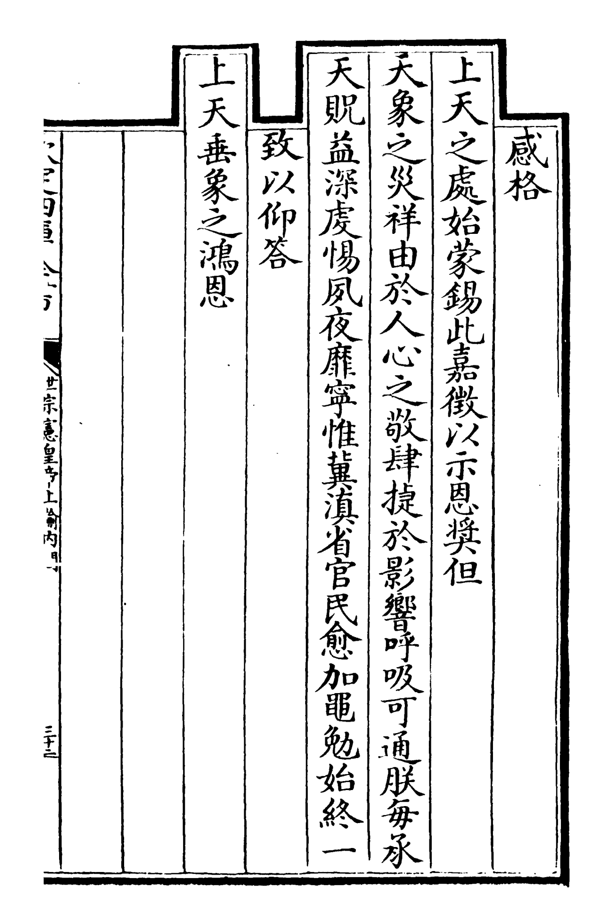
又奉

上諭御史圖巴海奏稱宗室應補用部院司官筆帖式等

語夫宗室若補用别部院司官筆帖式回堂時不得不屈膝禀事除宗人府宗室王公外其他大臣處如何行得且朕詢問之下伊舉止恣肆圖巴海乃下五旗王屬下之人伊必藐視該管之王不知尊敬始如此條奏圖巴海著革職交部嚴加議處

二十九日諸王大臣等奏賀滇南慶雲奉

上諭諸王大臣等所奏知道了朕思雲霞之氣時結時散今慶雲屢見於滇南地方自因該省大臣官弁兵民有



感格
上天之處始蒙錫此嘉徵以示恩奬但
天象之災祥由於人心之敬肆捷於影響呼吸可通朕每承
天貺益深虔惕夙夜靡寧惟冀滇省官民愈加黽勉始終一
致以仰答
上天垂象之鴻恩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八十三